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四十五回 毗羅袈裟見者驚為怪物 荷包珠帕拾即獻入官司

水大人等俱隨皇后入內。貴妃迎住道：「不意公主生一怪物，本自恐驚皇上，欲令宮女埋卻，駙馬不敢，說必須奏知太君及素父。故只得並奏皇上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是怎樣一個怪物？妾當一觀。」貴妃道：「竟是一個大扁毛畜生，黑漆漆的只顧動彈，恐久留不得，亦怕嚇了太君，還是埋卻不看罷。」水夫人道：「就皇上而論，可謂聖世，固不宜忽見妖眚；即妾家亦不愧清門，驢孫與公主均無失德，據理而論，必無妖孽之事。」文驢因領至院內，皇后看時，見血泊中裹著一大團黑毛，無頭無足，魑魍的亂動，嚇得面色煊青，往後倒退。水夫人近前探視，命收生婦把黑毛劈開。收生婦大著膽，用手持擗，卻裹得緊緊的，再撕不開，反直滾進裙褲中間來，收生婦手抖縮身不迭。水夫人用仗撥之，卻一撥便開。漆黑兩翅，齊向外翻，中間露出白玉也似的嬰兒，「呱」的一聲，一張小卵，朝著空裡，雌出一泡尿來，直射有六、七尺高，如細珠亂撒而下。喜得皇后、貴妃、紅豆、文驢及一院中人，俱眉花眼笑。水夫人急命收生婦包裹。細看黑翅，竟是極大一隻燕子，但無頭尾兩足與肉耳。因向后妃說道：「昔宋朝楊億生時，身裹鶴翎，亦將棄而復收。今此兒身裹燕羽，乃祥兆也。妾子文白生時，夢玉燕投懷；先臣夢空中現『長髮其祥』四大金字。此見祥兆，或有繩其祖武之意，未可知也！」后妃俱言：「有此奇徵，必膺大福。」

貴妃、紅豆俱從大驚變為大喜，看著包紮。聽著屋上鳳凰百鳥和鳴之聲，與孩子哭聲相間而發，滿心快樂，難說難言。包紮畢，俱重至日升堂歡宴。天子與水夫人互相道喜。貴妃向水夫人謝了又謝道：「若非太君，豈不白送了一個好外孫的性命？太君子孫從無夭札之事，即滿過怪胎，只說落盆不收，豈不苦壞了公主？」天子道：「太君子孫從無夭札，豈有怪胎？然非太君，亦斷不能明見怪異，而力決其非怪也。太君既講繩其祖武，可即命名長髮，以符元鳥之祥。」素臣不敢上僭，求別賜名。天子笑道：「君臣魚水至此，乃復有嫌耶？昔孟嘗君田文生於此日，易長為嘗，兩取其意可也。」天子謂貴妃：「江華王新生郡主，與嘗發同庚，可將他兩個嫡親姊妹，聯了姻罷。」貴妃大喜說：「妾亦有此心。」天子遂令皇后、貴妃，與田氏、紅豆各遞一交杯，自己與素臣亦遞一交杯，復令后妃奉水夫人一爵，把親定下。天子后妃，俱因喜事，分外歡暢，談笑飲西，直至起更方罷。

次日，紀恩及扈駕諸臣、南京各部院，俱來慶祝。天子頒下儀注，各官向北四拜三揖，水夫人東向側坐，但斂衽不回拜。水夫人因紀恩係元舅，不受拜。紀恩打三躬退。其餘亦立受其拜而不坐。古心、素臣、文鶴、文驢答拜，設宴補袞堂。吏部尚書廉介存道：「世兄猶憶濟寧封舟之事耶？惜水、餘二兄俱未隨駕，不得共提前件也。聞那日非筵，減半以賜乞丐，其為有心之賞識耶？抑以為不義而姑雲棄置耶？」素臣道：「世兄知乞丐為何人耶？即都督鐵面也。如以世兄之召為不義，則後在東昌飽衣官廚者，何意耶？」介存驚訝道：「原來是鐵都督微時之事，以兩貴人、一大貴人邂逅一舟，奇矣；而遊戲其間者，復一貴人，則尤奇也！弟久欲乞骸，因師母百歲已近，故留此為慶祝之計，明日聖駕啟行，即當面陳也。」劉健道：「皇上因得了外孫，明日赴公相楊餅之會，已改期初八矣。」介存與眾官復向素臣致賀。

皇甫留道：「小姪父母見背，不及與此盛典，生母是必來的，秋間當命小兒隨同慶祝。」素臣道：「令堂年已望七，萬乞阻止。」皇甫留道：「生母感老伯大恩，誠心叩祝，是斷然要來的。」洪相道：「家父也是必來。」素臣道：「尊公年更望八，豈耐長途辛苦，賢姪斷宜勸阻。」洪相道：「小姪也勸過。家父說，當年老伯倫聞家父有病，徒步入京。我豈可借此勞頓，不親視伯母百年大壽？」素臣道：「那時愚與尊公，俱在盛年。不特愚叔勇於行役，尊公為我一封書信，亦跋涉萬里。今以及耄之年，而執昔時之見，非老者不以筋力為禮之道也。」在座俱稱歡無已。

正席散後，即設小案於湖心亭。眾公卿有未見四靈者，無不欣喜歡賞。紀恩道：「野人向樂雲水，而薄軒裳。今觀此氣象，乃知勛華之盛，非巢、許所得夢想也！」是日，文寐、文長因欲扈駕回京，亦進內叩祝，水夫人令文鵬親遞三杯酒，張順宴於西宅門廳。

次日，天子、后妃俱赴湯餅會，看洗三朝。天子、皇后僅出金珠入水添盆，惟貴妃伸出手向腰間，而色忽變。皇后問故，貴妃道：「妾有一對金元寶，藏於對包，今共存一包，那裝元寶一個荷包，竟失去了！」因取那包中幾個錢，放入盆中。洗過了三，上起席來，只覺不甚適意。天子道：「一對元寶，亦極微細，當此喜日，乃復介意耶？」貴妃道：「那荷包是妾當日親手繡的，未便落於人手，非專為元寶也！」素臣道：「此時道不拾遺。如在行宮及此宅中所失，早晚自必尋著獻上。若在路上所失，只消迴鸞時，令人留心尋訪，亦可必得也。」

初八日迴鸞，從萬鬆亭西水牆門下船。古心、素臣、文鶴、文驢在御舟扈送，水夫人率諸媳陪侍后妃舟中，皇后、貴妃俱不敢當，卻因此別不知後會何期，而水夫人精神，更比自己矍鑠，遂不阻止。送至鎮江，方苦苦辭住。各人流淚，不能為別。貴妃與璇姑相好，更自執手泫然道：「皇上雖有十年之期，太君壽正無涯。獨愚姊不知能復隨來，與賢妹再見否？」璇姑道：「昔舜三十徵用，堯已將二女下降，則娥皇、女英之年，大的少帝舜十歲上下耳。而舜之南巡，二女未從，則其時亦皆將百歲。今皇上至仁大孝，同符虞舜。娘娘與皇后，恩同手足，媲美娥、英。時值貞元之會，即臣妾一門，亦俱邀福庇，得享長齡，況皇上與后妃，有不並登上壽者乎？屆期臣妾當預購湯羹之茗，慧山之泉，復與娘娘白戰談心也！」貴妃破涕為笑道：「賢妹不符善言德行，亦善於說辭者矣！」大家握手叮嚀而別。

天子因小公主新產，在蘇州即打發文驢先回。至鎮江，又止住古心、文鵬、惟與素臣渡江，至揚州關泊船，令對面設榻，如清寧宮，在枕上談說往事，曰：「昔人云『談虎色變』，蔽此時覺烈火寒冷，互穢寂官調怪異，加剝肌膚也！」船過沐安關，始餞素臣別，諄約癸未年親祝。素臣道：「倘臣母與臣邀皇上福庇，復有十年之壽，再見天顏，恩寵已極！至微臣犬馬之日，何足勞皇上玉趾。臣斷不敢奉詔！」天子只得允辭道：「屆期當遣太子代祝。至己丑年，則先遣賢子孫眷屬，於此月回家慶祝，朕於八月正誕親祝可也！」說畢，回顧陪宴之劉健、謝遷道：「年當耄老而約至十年，人壽幾何？兩先生得毋笑其貪且愚乎？」劉健、謝遷回奏：「昔黃帝、堯、舜之壽，皆通百歲，今時之盛，邁於唐、虞。臣等有以決皇上之必膺上壽也！素父精神，與皇上相似，宜與周尚父、召公同壽。宣成太君則童顏黃髮，視聽不衰，步履如昔，其壽殆無可涯量！聖駕往來慶祝，正未有艾，寧己丑年之一度耶？獨臣等薄柳之質，屆期恐未能復隨皇上，躬逢盛事耳！」天子道：「兩先生精神雖稍遜於素父，而過於朕多矣！己丑之行，更與兩先生定約，屆期同來可也。」

天子別過素臣，與后妃由水路進京。差兩名內監，從南京、鳳陽往東山一帶原來路上，尋訪荷包。

內監走至鳳陽縣地方，見許多人圍著一座山腳下，稱奇道怪，疑是荷包，拍馬上前。見數十鄉民，圍著一項花花綠綠，又像冠、又不像冠，一件又像衣、又不像衣的東西。問那鄉民，說是這山坡塌下，倒出木匣一個，內藏此物，大家都不認得。內監下馬，提撩起來，反覆細看，俱不知是何物，仍放在地。

只見遠遠的，有兩個老人扶仗而來，口裡說道：「這樣太平之世，有甚怪物，待我看來。」及走近前一看，便笑將起來道：「這是和尚戴的毗羅帽，怎沒一人認得？」因四面一看，說道：「也怪你們不得，你們都只二三十歲的人，故此認不得了。」舉起手中拐杖，連打那毗羅帽道：「利地，利市，且打掉些海氣！」

眾人齊問：「和尚是什麼東西？怎麼穿此一物？又是怎樣晦氣？」老人道：「你們鑽出娘肚皮來，就過著利市日子，不曾著這晦氣物事，那知道從前的苦處？」把手指著道：「那遠遠的，不是皇陵？皇陵這邊，有一座大寺。寺裡有數百和尚，在內看經懺拜，說是替皇陵懺悔超度的。」眾人道：「怎樣叫做寺？怎樣叫做看經懺拜？怎樣叫做懺悔超度？和尚到底是甚東西？」老人道：「一會子和你說不清。兄弟，你接著說罷。」那一個老人便道：「寺，是木頭磚瓦砌造起來的大房屋。經懺，是佛造下來的。說是念

誦著他，就替人把彌天大罪都懺悔掉了，超度到西方極樂世界去逍遙快活。其實影子也沒有的事！和尚本是個人，只把頭髮鬍鬚剃掉了，便叫做和尚。有的光著頭，不戴帽子；有的戴著帽子，卻不是毗羅帽。這毗羅帽，是大和尚才戴哩。」眾人俱詫異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和尚原是個人了！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怎頭髮鬍鬚，都好剃掉的？又怎樣叫做大和尚？和尚是男人，是女人呢？」

老人道：「佛，是古來的和尚，住在西方，造出經懺，騙人家錢財的。假說有道德，有法力，能替人消災作福，其實是惡不過的東西！無父無君，與禽獸一般的！大和尚，就是和尚裡面假說有道德，有法力，七七八八，就要成佛的，才戴這毗羅帽，披著這袈裟。大和尚、和尚俱是男人。尼姑才是女人，也與和尚一樣，剃掉頭髮，放開了腳，穿著和尚一樣的鞋子，一會子看不出他是女人的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尼姑即是女人，又與和尚一樣打扮，想是和尚的妻子，生下男來，便是小和尚，生下女來，便是小尼姑了？」

老人道：「和尚假說不娶妻子，尼姑假說不嫁丈夫，都棄著父母，出家另住。和尚、尼姑私下原做夫妻，生出男女來，俱弄死了，不敢存留的。」眾人都不忿道：「怎父母都好棄掉，兒女都好弄死的？這和尚尼姑，不比禽獸就壞了！他們做些什麼事，可也識字讀書，耕田種地的呢？」老人道：「和尚尼姑識字的，種地的少。識了字，就學唸經拜懺，就騙人錢財，不讀我們讀的書的。皇陵這邊大寺裡，數百和尚，個個吃酒吃肉、偷婆娘、養小廝，無惡不作。寺半邊就住尼姑，與和尚往來奸宿，毫無顧忌的。那尼姑更是往各人家，穿房入戶，說是掠非，偷盜財物，布化米糧，牽引婦女人寺燒香，去與和尚通姦，或是得人財物，勾騙良家婦女，與他姦淫，也是無惡不作的。這事未遠，三四十年以前，哪家不受和尚、尼姑的禍害？」

眾人都道不信，道：「和尚、尼姑這樣作惡，鄉村裡就不動公忿？呈送到官，官府就沒訪察，不拿去處置，任他是這樣胡為的嗎？」那先說話的老人接說道：「當初的人都是著迷的，也像如今的世界嗎？現在我們兩個，少年時就受害過來。一年糧食，分半給那和尚、尼姑，還攪得你一家姑媳始紅不和，夫妻子女失散。你們說呈送到官，可知那時官府，也像如今的官府嗎？都向那和尚磕頭枕蒜的奉承，還敢處置他嗎？」眾人不信，道：「官府都向和尚磕頭，這不反了世界麼？」老人道：「稀罕官府，連皇帝老兒還對和尚磕過頭哩！」眾入內，有一人扯了老人一下，說：「有公公在那邊！」老人瞅著內監一眼，道：「這兩位公公，年紀也不滿三十，不知從前之事。這害人的和尚、尼姑，是當今大賢大聖皇帝萬歲爺，聽著當年掌朝一位大賢大聖文老太師的話，才得除掉的。從前的皇帝，那一朝，那一代不向佛菩薩大和尚磕過頭來？」內監們似信不信的道：「咱們年紀小，不懂得這些古話。老人家只把這兩件東西，是怎麼藏在山裡，到如今才現了來的緣故，公咱們說知。咱們因遺失了一個荷包，還要趕路去找尋哩。」老人道：「如今世界不要說荷包，就是金珠寶玉，也沒人要的，公公們只消向原來的路上找尋。至這兩件東西藏在山裡，卻有個緣故：三十年前，奉旨除滅僧、道，有信邪的人，便把佛像、佛書、僧衣、僧帽都埋藏起來，以為後日復興這教的章本。到得後來，家家豐足，戶戶安寧，比有僧道時節百倍快樂。又有塾師講說孝悌，辨別邪正，人人都知道是極惡之物，便漸漸把私藏的佛像、佛書、僧衣、僧帽都起出來，燒燬掉了。這兩件僧衣、僧帽，也是前人藏下。想是本人早死了，未及起出燒燬，老天憐念後邊人，怕留這禍根，特地坍塌出來的。你們快取火來，燒掉這晦氣東西！」內監道：「你這老人家說話不明白，半天講的和尚、尼姑，怎又說滅甚僧道？這兩件是大和尚穿戴的什麼毗羅，怎又說是僧衣僧帽？」老人道：「和尚就是僧，僧就是和尚。和尚叫做男僧，尼姑叫做女僧。道就是道，另是一樣衣帽，與和尚俱是邪教。這毗羅帽、袈裟，雖是大和尚才穿戴，也叫做僧衣、僧帽、公公們若要知道那是道士的式，及兇惡之處，須得坐下，好待我老人家細細說來。」內監道：「你只這麼說，心裡就明白了。咱有事去，也不要聽那道士的出處了。」眾鄉民便取柴討火。內監等上馬自去，直尋到曲阜地方，方知已經土人拾著報官，曲阜縣驗明是宮闈之物，由衍聖公奏繳進宮去了。

天子於六月二十日回京，見各省紛紛奏報，各府州縣百姓，是請前往吳江，慶祝宣成太君百歲壽誕。吏、禮兩部各奏，許每州縣分四鄉，每鄉派一老民，前往慶祝。文龍、文麟避嫌，不敢擬旨，候皇上親定。天子親筆批准，每鄉二人赴祝，不必攜帶賀禮。其來回車船稟訖，俱由水旱驛站應付。

擇了二十五日出行吉日，令諸王子、太孫、皇孫、皇太孫、皇子妃、皇孫妃、文龍、文麟、諸駙馬、儀賓及古心、素臣子孫在京為官者，俱挈眷回南慶壽。各部院監寺衙門堂上官，每衙門派出一員，及素臣之親友在京、在外，欲回南祝壽者，俱給假限。并各省文自布按以上，武自總兵以上，各委員慶祝。

各外國久經奏准，許每國派正使一員，從使一員，內有國王、國母、國妃奏請者，國王許帶隨從二十人，有同國母、國妃者，各加十女人，正使隨從四人，副使隨從二人。著戶、兵、工三部，太僕、光祿兩寺，派員前往料理彈壓。

欽定初一日，內外大臣慶祝。初二日，親，初三日，友，初四日，外國國王、國母、國妃。初五日，本家眷屬，初六日，外國使臣，初七日，餞國王、國母、國妃，初八日，餞各國使臣，初九日，合族慶祝，初十日，本府給事官員及下人慶祝。此十日內，設宴犒賞，亦照慶八十之例，俱動內帑，外賜銀十萬兩，為各省鄉耄宴犒之用。

七月底，各處慶壽及派來部專各員，俱集吳江，自水牆門外一里起，北至蘇州閶門；東至松江、崇明、太倉；南至烏鎮、平望，俱泊滿船隻。初一日，京外官祝壽，依欽定儀注，水夫人亦止立而不坐。古心、素臣、文龍、文麟亦仍答拜。祝畢，即設宴補袞堂。正席後，即設圍碟於初覽、湖心、北山三事，賞玩四靈。

席散，各官即告辭回京，回任。

初二日，諸親到者，男有涇王祐禔、衍聖公、李東陽、洪文、徐武、白祥、龍生、熊奇、劉如召、水唐、餘玉冰、乾珠、關蘭、未洪儒、東方旭、田寶、任喜、馬玉、皇甫繼昌、沈瞻父子，五湖祖孫，共二十七位。女有涇王妃、吉王妃、孔夫人、白夫人、兩靈勇夫人翠雲、碧雲、龍夫人、劉夫人、水梁公妻妾、餘夫人、田夫人、乾夫人、關夫人、未夫人、東方夫人、馬夫人、皇甫太夫人、任太夫人、金枝、晚香、沈夫人媳婦，共二十一位。慶壽畢，內外筵宴。

外邊定涇王首席，吉王次席，聖公三席，俱南面。涇王因是玉麟之婿，聖公因是東陽之婿，俱不敢坐，聖公復不敢與二王並坐，欲推東陽首席，玉婿次席，二人又不敢僭吉王。五人復讓五湖齒長分尊，推遜不已。素臣道：「賓有禮，主則擇之。周之宗盟，異姓為後；聖人之裔，列代為賓。請三位仍依原定，一以尊王，一以尊聖。李兄請西南面第一席，僉坐；白兄請東南面第一席，僉坐。皆上正席半席，三位即皆可無嫌；家母舅係家母胞弟，有主道焉，北面居中。愚兄弟左右，退後一席。其餘各位序齒，東西正坐，內姪表姪，皆就旁坐。各位以為何如？」長卿等俱稱極當。涇王、聖公命移李、白二席，俱上正席一席之地；馬玉、皇甫繼昌方皆退各席後半席，方各坐下。

裡邊定席，涇王妃因有母姑，愈不敢坐。亦是水夫人主意，定兩王妃、一公夫人三席南面；龍夫人西南面第一席，僉坐；白夫人東南面第一席，僉坐；俱上正席一席之地。翠雲西南面第二席，僉自坐；碧雲東南面第二席，僉坐，俱下半席。其餘序齒，東西正坐，鸚鵡退後半席，小沈夫人旁坐。水夫人北面，中席，阮氏，田氏分左右，退後一席；璇姑、素娥、湘靈、天淵、紅豆分左右，更退半席。

外邊涇王敘起文驢射事之事，道：「駙馬一日夜即追下五六百里，且虎不向荒野逃避，而突入槍刀叢密之圍場，致成婚媾，豈非天緣？」聖公道：「駙馬之得婚，乃虎媒也；同日小婿之得偶，則以馬媒。」因將文畀不善騎馬，踏翻水盆，跟車不去這事說出，道：「若非此馬，何以得成婚媾乎？」眾人大笑。五湖道：「吾甥神勇，何外孫並馬亦不能控馭耶？」素臣道：「畀孫與其叔驢，其姪施，三世，同年同月同日而生。畀稍諳文藝，而全不知武事；驢稍諳武事，而尚略通文藝；施兼文武，而皆少遜於驢與畀。又自幼各有奇夢：驢常夢虎，異常夢馬；施常夢龍。虎、馬之夢已應，惟施未卜死生，為可念耳！」

長卿道：「令曾孫之聲，如鳳鳴之和，此富貴壽考之徵，吾兄其勿憂也！」復問雙人道：「弟垂絕於甘露庵中，蒙太夫人從空

垂手。今太夫人已作古人，未得稍報涓埃，此心耿耿耳！」雙人道：「先母在京，蒙嫂夫人逾格相待，情理兼至。弟以性介，不能容物。蒙吾兄展為排解。弟之中心，誠耿耿耳！」始升道：「聞此事係柯渾令甘露庵僧人下毒，柯渾從逆，已受國法；此僧人者，得毋漏網邪？」梁公、雙人俱道：「僧人善成，因窩頓婦女，拐販事發，柯渾欲滅其口，用療腎囊法，只一板便打死了，報在柯渾之前矣！」素臣道：「長卿兄有許多輔養聖德，致君堯、舜功業在後。柯渾、善成豈成為害耶？」始升等都點頭稱善。吉王道：「親翁在長沙，病勢之凶，幾於不起。倘那時設有不測，或成痼疾，此時天下，不知竟作何狀？先生每言至此，即如履春冰。此亦豈減洪親翁甘露庵之厄邪？」玉麟道：「大王知親翁此時之危，而不知前此陷於李又全家，亦幾致不測，或成痼疾！」向以神道：「令姊之功，亦何減餘太夫人邪？」洪儒道：「親翁知又全家之險，而未知後此之險也！親翁蕩平廣西，於五日內趕八千里路，進京。至蘆溝橋，聞訛傳皇上凶信，從馬上驚僕於地；那時不知前此臥病小弟家中，亦中幾致不測！」以神道：「大王等知前此之險，若一口氣不得回來，即成不測矣！」長卿道：「孟子雲：『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拂亂其所為。』大王等所言諸險，皆天也，將以大任降之，而歷試諸險也！致一世於上理，開萬世之太平，皆賴此一人。而肯令其不測，或成痼疾邪！」吉王等都點頭稱善。

男客在外面敘述往事，女客在裡面亦數說生平。白夫人道：「昔年妾身夫婦，欲以一女為親翁妾而不能。今乃九女為妾翁之媳。孫女、外孫女復得聯姻，在當日真屬夢想所不到！」

龍夫人道：「妾身是立志不嫁的，被親翁一席話喚醒；今兩女、兩孫女，亦得聯姻，也是夢想不到之事！」東方夫人道：「妾身亦是願為小星而不得，今亦子女皆為婚姻。」龍夫人道：「妾身亦何嘗不願為小星，但一出於口，即被親翁斬釘截鐵的回斷了。」乾夫人忽然淚下，飛娘道：「乾夫人緣何忽生悲感？」玉兒本難出口，卻因喜日下淚，萬分不安，只得實說道：「各位太夫人俱不存形骸之見，各言當日隱情，妾身亦何敢自諱。龍太夫人、東方夫人但有其言；馬夫人雖結花燭，尚未同床；獨妾身則同床同被，寢起月餘，儼然以小星自居矣。乃忽變主人為冰人，雖因有異夢，復就新婚，而含羞抱虧愧，賚志銜悲，蓋終身無已時也！」紅瑤道：「妾身亦為太師爺說夢中自任冰人，故曲從父母之命。至今亦抱愧不已！」白夫人道：「親翁一生不肯為自己撮合，而專喜撮合人。姑娘、小女、乾夫人外，在席如任太夫人、皇甫太夫人、艾夫人，不是皆由親翁說合的嗎？」金枝、晚香齊道：「妾等若非太師爺，固終身淪賤；任氏、皇甫氏宗支，不由此絕乎？先老爺、夫人猶及兒子登科甲，諸孫繞膝，皆太師所賜也！」鸚鵡道：「妾身雖不由太師爺撮合，而黑夜救拔，得送原盟，比撮合之功更大！小兒廁職中書，為兩公子相公屬吏，妾時囑其小心奉命，一報君恩，一報太師爺之德也！」馬夫人道：「妾本感德，以太師爺為恩父，今被禮書制定，不許結拜瀆倫，奉太君之命，重新改起口來，反覺難以為情！像母親與姑娘，原是姑嫂稱呼，究竟還該略禮論情，心上才得安呢！」玉兒、篁姑亦以心上不安，求仍原稱。鸞吹亦請仍稱母兄，不作伯母、世兄稱謂。水夫人道：「辭婚作步，不過不悖於禮，不契於情，何足為感？先王因人情而制禮，禮即情也，惟品節其過與不及耳。各位之不安，皆過於情者也；正當以禮節之，使本生與假合判然分途，乃得其心之所安。即有感激之念，原可默存於中，並行不悖也。」各夫人俱點頭稱善。

玉兒、篁姑卻俱離席，向水夫人斂衽道：「妾有一事冒瀆，求太君恕其無知，方敢上陳！」說罷，齊跪下去。驚得水夫人直立起來。田氏等忙上前攙扶。各夫人俱出席動問何事。正是：

一生離合悲歡處，百出簫笳金鼓中。

總評：

表嘗發始生之瑞，與首回素臣始生之瑞作一縮合，是絕大章法。而元鳥呈祥，水夫人嘉賞天子命名其表之者，至矣！前評以但表一首孫甲為舉一例，餘之法讀至此而始知亦是舉首尾以包中間之法。素臣之孫雖尚有來者，而就書而論，則嘗發實為末孫，於子表六，於孫表三，於曾、雲表一，亦合漸遠漸降一定之理。

毗羅袈裟上意之超妙，總論已詳言之。而鄉人之糾纏，內監之鶻突，更寫到盡情處也！不特毗羅袈裟不識，並和尚、尼姑、僧、道等名目亦俱耳所未聞，細與講說，尚不清頭。更何慮其教之隨滅隨起？老人云：家家豐足，戶戶安寧，比有僧道時百倍快樂。兼有塾師講說孝弟，辨別正邪，人人都知僧道是極惡之物，便把私藏的起出燒燔，可見人其人、火其書、廬其居之後，全在明先王之道以教之，根株方得盡拔，不至有逢春發芽之事。此作者之微意也。故特表而出之。

慶百歲壽，天子隆恩曠典，不可枚舉，其尤重者四條：率后妃親祝，一也；赦天下田賦，二也；許天下鄉耄往祝，三也；並許外國君臣，四也。此四者不特曠古所無，亦豈臣子可受？而作者操筆書之不以為嫌者，緣佛、老之禍幾千百年，流毒至深且酷，而一旦廓然清之；致吾君於堯、舜；置斯民於衽席；聯萬國為一家。非此曠古所無臣子，不可受之；隆恩異數不足酬曠古所無臣子，不能為之大德崇功。故振筆書之，而不以為嫌也。惟佛老之害大，故作者之憂深；惟憂之深，故感之切；惟感之切，故報之奢，其所望於後之聖君賢相者至矣！極矣！蔑以加矣！孟子曰：「以意逆志。」是謂得之。吾於此書亦云。